

外篇秋水第十七

此篇以形有大小喻道無大小以物有精粗貴賤喻道無  
精粗貴賤以物有短長終始喻道無短長終始必達理明  
撰者方為知道之人又曰無以人滅天以小不勝為大勝  
化窮通一四方出死生齊物我不惟識見大而學問亦精  
微可謂玄之又玄而大過為我有矣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sub>未達乎本源也</sub>涇流之天雨渙音候

也

諸水中可居日滄淵之間<sub>喻道不出於兩旁中央而學未至無所不見也</sub>不辨牛馬於是

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sub>自負其為天之大觀</sub>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sub>不知水之所自來也</sub>於是焉河伯始

旋其面目望洋向若<sub>海神名者</sub>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sub>世之以少自多者萬分之以少得其百耳</sub>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

卷十

牛集十

自多

百川總歸于海天地納海則各有量也大者至是故秋毫

極物安其分若體大不安其小視小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場矣是莊生之旨甚淺丙星曰夫學道者見狹大而心欲小兒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進於大觀矣以下解自少

空<sub>音壘</sub>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sub>壘空稱米</sub>

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

馬體乎<sub>天地無窮而四海有窮以四海比壘孔眇四海也</sub>天地比之如芥米<sub>海周流四方中國特海南一撮土之上浮耳</sub>

聖也言九州則中國所生之食用其有限言舟車之所通凡為海上之國人力之所能制者能有幾而其不通舟車之處尚多也以人力所通之處而比於馬體之毫末渺世界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

卷十

牛集十

五帝之所連<sub>以指讓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sub>任事之人治世之事

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sub>應前輕伯夷之義</sub>仲尼語之以為博<sub>應前小仲尼之問</sub>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sub>世界之</sub>

而五帝三王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陽復所曰乾坤雖大人身小卒石空中作勝遊與此相類河伯曰

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sub>謂局量之</sub>

時無止<sub>所值之此生之終始無故死生存亡之變</sub>分無常<sub>此道在此則而彼遠在彼則彼又近而此</sub>

而不多知量無窮<sub>造體遠近有接更則大小多寡亦有變更矣</sub>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

故無證<sub>明證古今則未來者雖遙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何間也</sub>而今故古故逃而不悶掇<sub>音企伸足也</sub>知時無正<sub>明證古今則既往者雖難續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後今無常</sub>

全有時而爲古是以勿肢諸人之常情從前觀之待察乎盈

而不得到問追而勿及則歧故利其妄自息察乎盈

覆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

故得失不足爲喜失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福知終始

夏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福知終始

追逮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往

伸何禪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

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

不可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

其生之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觸體不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以渺然之身究其未生之前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

地不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

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

尤有小小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

道藏輯要

程疏

卷十

南華真經

卷十

牛集十

上六

而不得到問追而勿及則歧故利其妄自息察乎盈

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屈者必

伸何禪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爲終爲故以

後視今則今又爲始爲終爲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

不可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

其生之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觸體不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以渺然之身究其未生之前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

地不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

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

尤有小小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

道藏輯要

程疏

卷十

南華真經

卷十

牛集十

上六

仁恩雖不害物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動不爲利不賤門隸我雖不爲利而亦不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我不點貨而亦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

力不賤貧汗行殊乎俗辟里爲在從眾不賤佞諂雖由由焉與

勢不違俊世之爵祿不足以爲榮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

語之人也問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至德不得上德也

有我相非大人也約分之至也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人也

天地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合内外論之分

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合内外論之分

天地之貴賤不在已言貴賤之以差觀之等而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天地之爲穢米也以爲小知毫末之爲邱山也以爲大則差數

中詮箇分別下之論若言貴賤大小有無是非末有所定終

無分別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小倪者續之兩頭益取以爲分別之義河伯欲於無分別之

然有大者尤有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

之語才大下莫能敵同人能知小小者大大者則可以窮無

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又如

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信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此異便之勢所必

也也大之形也也故舉便此勢之有也此異便之勢所必

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便有形迹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一入無形便不可圍矣豈惟

謂盛也部易日言此異便之勢所必

也也大之形也也故舉便此勢之有也此異便之勢所必

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便有形迹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一入無形便不可圍矣豈惟

謂盛也部易日言此異便之勢所必

也也大之形也也故舉便此勢之有也此異便之勢所必

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便有形迹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一入無形便不可圍矣豈惟

謂盛也部易日言此異便之勢所必

以趣狀不同而分是非功分不同而辦育無差數不同而名大小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孰知是非之不可爲分而細大之不可爲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堯讓而絕湯武爭

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堯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堯賤亦因其時不可定以爲常也

梁麗也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大小各有所能也

駢駢也

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物各有用也

夜撮蚤也

察豪末畫出蟬也目而不見邛山言殊性也

是非法亂不能相無故以殊器殊技喻之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天地陰陽相爲對待是非治亂相爲對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情理也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一  
牛集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一  
牛集十

誣也帝王殊福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平信乎其不分矣故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日門日家言貴賤

從出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既無是非貴賤則我何所適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

何賤是謂反衍

相傾相役如何得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

貴矣故曰是謂無是非貴賤則我何所適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

何多是謂謝施

施則有多有少誰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反利累於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則一則齊參差則不齊眞與道相背也

何少

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既無分別以道心爲王則無私德私福此心廣大則無私味町矣兼懷萬物母私其孰承翼是謂無方

物有短長自萬物之見而論則無短長

道無終始物有

形數有虛有滿不生死不恃其成死生者物之終始也故不居其成功形數有虛有滿不死其間則無其定位也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

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始以是而論

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不爲於其間則無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又何貴於學道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物

所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惟知

道者能達而明之明夫進退存亡之道物外語也已性命

也豈猶外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弗能害畜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富於禍福謹於去就重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

有道德者不爲禍先不爲

功多也知夫人之行

知天內人外禍始而察之留之謹之之則達理明權

本乎天位乎得五德也

也而屈伸反覆而語樞道之要也理之極也說到此處

也

馬四足是謂天落

終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諱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庄子篇謂

馬四足是謂天落

終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禁此之故者有心而爲之一着有心便非自然之謂

命卽天也得卽已德喪於爲名者多矣知天知人於此

憚守勿失明乎內外之分別性分之苟反爲謬之我矣

憚蛇音足也蛇憚蛇蛇憚風風憚自憚小蛇一足蛇百足蛇

有形者風則無形而自行日則不行而自至猶以形用者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矣

夢謂蛇曰

吾以一足跨音跨卓音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音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任其自動莫知所由迹達易豈在多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音耶疾翁之節退之妙乃天機也何可易耶言非人力所得

與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背而行則有似也今子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

道藏輯要

程疏

牛集十

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音脚踏足蹠也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古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蓋忍而志不衰其後遂成開便見不似風來有漸若心則無惡而無不通又非目所及矣然而昔天也不誠心目正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令人自得言外之意乃古人作文之妙處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白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富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得失二字皆指君子言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音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烈士之勇情各有天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公孫龍問於魏平子曰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象

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

公孫龍

問於魏平子曰

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豈自然不然可

不可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遠已今吾聞莊子之言

莊子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余知之弗若與余今吾無所聞吾喙誰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招音坎坎井也井之鼃音平謂東海之鼃曰吾樂音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

幹井也桶也入休乎缺盃音缺而或崖也之崖赴水則接腋道藏輯要

程疏

牛集十

青赤兩井隨口也其跋泥則沒足滅也

足不足也此句言還音固鰐牙音水中有也蛇亦至也

解與科斗字莫吾能若也且夫猶

入觀平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熟

音至矣於是還音巡而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流者而水弗爲加蒞渴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

猶云頃刻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鼃音聞之適適然營規規然

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蒞音負山商距音馳河也必不勝音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增井之鼃與余且彼方趾音此也黃泉而登太皇

官則無南無北矣。倒坎離而水火同體。然四解解折入無南無北火南水北是有木東金西是有東有西也。今金木交併而東西合一則無東無西矣。

始於立冥也反於大通六

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尋是直用管窺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子往矣。且子獨不聞

夫壽陵馭子未成丁之學行於邯鄲。與余不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仰匍而歸耳。故步又失所以匍匐而歸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啞開口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鈞於濮水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百 牛集十

焉達意。謂以圓從先存。累先生之身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

問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惜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養生全德以

葬華又何足義。昔鷗隱居畫二健牛以否。鉤窮於鰐。游於水草。亦此意。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

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鶠鳩。子知之乎。夫

鶠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鳩得腐鼠。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音黑暗。恐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喻自己爲鳳凰。惠子喻梁相爲腐鼠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子曰儻音白鯉也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忘水而因道而固以知魚其曰子非魚云云者不知能盡其性者必能盡人物之性也。其曰子非我云云者借其不通物性者以詰其必不透人性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我與子猶人猶也。尚以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

莊子曰請指其本。我與子猶人猶也。尚以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

莊子曰請指其本。我與子猶人猶也。尚以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上出子既已知吾之知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深之上而遇鷗鷺之下。其廉不言可知也。

復主子曰通篇以道字爲主。能圖道者可以窮極大而定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百 牛集十

細包精粗忘肯綮化有無達理明權知天洞人全眞照物一

以貫之矣。不觀秋水之時。至乎百川灌河。充牴潛崖河伯自

以爲天下之大觀無過此矣。及至北海望洋向若而嘆曰。我

其聞道百而以爲莫已。若乎。若非至子之門。亦不信少仲尼

之間而輕伯夷之義矣。北海若曰。井蛙夏虫各有所局者限

於虛與時也。而曲士難語大道者。束於時師之教也。今爾始

可與言大理矣。天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星闕泄之

而不虛。春秋自若水早一致。吾方存乎見小。又奚以此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巖孔之在大澤。已

爾計中國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大倉。已爾計人處萬物中。

之一物猶毫末之在馬體已而世界之小如此而五帝三王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海若不以水自多名高學博者亦安可以此自多也然則將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遠近大小不可定也知時無止古往今來遼爲更也分無窮盡虛得失原迅速也終始無故生寄死歸若曰暮也計人之所知者人也其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者天也無知而無不知其生之時形也形則有所必做不若其未生之時神也神則有死而不亡者由此觀之毫末非小而天地非大吾身不爲不足而天地不爲有餘信然則小無形而大無邊乎不知細能精乎大而頑不能盡乎大大能包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卷一

乎細而視不能微乎細有大小則有精粗矣有精粗則有形矣有有形則有無形矣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精粗也不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超出乎粗精也故大人之行無敢羨無取舍無利害混廉貞忘貴賤屏是非融細大方成一道人也果且有聞乎有得乎有已乎果且無聞乎無得乎無已乎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胡河伯雖然未忘貴賤大小之倪也北海若曰天地之間惟道爲獨尊以道眼視之物無貴無賤也皆作平等觀以物眼視之貴賤咸其所自取也皆作奔競觀以俗眼視之貴賤不在已也皆作炎涼觀以差等之眼視之大小有因天地毫末互藏也皆作推移觀以功分之眼視之

有無有自東西各見也皆作一定觀以趣向之眼視之是非不昧堯桀異同也皆作善惡觀故自昔以聖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凶化爲吉以庸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吉化爲凶猶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驥驥可以千里而不可以捕鼠鴟梟可以夜撮蚤而晝不見邱山獨不聞有是必有非有治必有亂此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智者知之故師天必師地師陰必師陽也河伯欲分貴賤大小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乎奈何河伯不悟而莫知所適從也北海若曰反衍則忘責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以道心爲主則無私德福此心廣大則無私畦町矣萬物同治短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  
卷一

長共軌執此道之無終始者以御無窮視物之死生也數之虛滿也年之往而不返也時之流而不止也不出消息盈虛之循環終始之範圍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與時變遷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順其自然則何貴於學道耶北海若曰道有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權迷者徇外忘內恒以物而喪身明者全內存外不以物而害己豈水火之所能熱渴寒暑禽獸之所能賊害非待相薄而後勝之也則知道者遊於先天而後天自不相及矣故曰天在內我可得而主之外我不可得而必之有德者知天知人本乎天學有宗也立乎德行有根也欲屈伸之自如者惟有明

理達權而已河伯欲究天人之所謂不知牛馬之四足爲天毫無與乎人也絡馬首穿牛鼻爲人毫無與乎天也甯天勝人毋以人滅天甯命造故毋以故滅命甯名負得毋以得猶名謹守勿失謂之真人蠻憐蛇憐其足之多也蛇憐蛇憐其無足也蛇憐風憐其無形而疾也風憐目憐其不行而至也目憐心憐其神無所不到也蠻以一足不及蛇之使萬足者亦猶噴者大如珠小如霧雜下而不可勝數也予動吾天機不知其然耳蛇以眾足而不及蛇之無足者亦以倚奇奇而行者純用天機又安所用足哉蛇雖無足猶有形也風則無形而終歸無何有人可以指而勝之亦可以踐而勝之然天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牛集十  
卷之十一

下之折大木飛大屋者非風不能也豈非精眾小不勝而爲一大勝乎自古得道之聖人亦往往似之孔子困於匡謂子路曰命不爲我之諱窮而免時不爲我之求通而得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時命大順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命大謬也人知漁父猶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不知聖人之勇則無所不安矣公孫龍自多其所學矜其所行知可困百家辯可窮眾口今屈於莊子因問其方於公子牟公子牟曰子不聞坎井之蛙誇其樂於東海之鰐乎自以爲赴水蹶泥於井幹之上蚌蠃與科斗莫吾若也吾擅一壑之樂可謂至矣引東海之鰐入觀不知其曾一足不能

容也乃告之海曰若亦知海之遠且大乎高且深乎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海不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星而海不加損頃久不推移多少不進退者非東海之大樂乎人無超世之見而欲間達者之言何異使蚕負山商蛭馳河也必不勝矣不解極妙之言而欲圖一時之利口何異坎井之蛙自多其樂於東海之鰐也必見笑矣且彼是何人者耶縱踏地便登天無南無北水火濟矣水火金木四者解悟而會歸於土難測其涯深矣無東無西木金交併矣始於玄冥坎水上升而其究五氣朝元反於大通矣子乃欲以小知小辯究之何異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乎何異學步邯鄲者未得國能失其故步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牛集十  
卷之十一

飼而歸乎公孫龍如不去恐失其義矣莊子飼於濮水非臧丈人之飼而其飼真飼也楚王使二大夫曰願以境內累先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已死之神龜王藉之以笥覆之以巾而藏於廟堂之上不知此龜願死爲留骨而捐乎願生而曳尾於草中乎二大夫亦知其願生而曳尾也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則立功之小不如全神之大之一微也惠子相梁惡莊子之來代己相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曰鵠雞仙禽也棲迹於海島而止足於梧桐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鴟得腐鼠自以爲天下之美無過此矣仰而見鵠雞之過目嚇恐鵠雞之奪其食也今子謂我爲代

子相毋乃以梁國而嚇我耶則立名之賤不如保真之貴之

一徵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嘆鯨魚出遊之樂

而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人性物性兩者皆昧也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是咎其不通人性者所以

不適物性也惠子未聞道者也其曰我非子不知子者有人

相也又曰子非魚不知魚之樂全者有物相也欲無人無我

請循其本本者本性也吾性一盡萬物皆吾性中物也則猶

魚之得所亦吾性中之一物樂也故我不以魚知魚我於濠

上知之也則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之又一徵也

##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真牛集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 外篇至樂第十八

此言至樂非世人之樂惟有活身之物及其

無爲最

始知也

而後能致于出世入德之外

天下有至樂

音浴指逍

無有哉

反詰之詞

以下正

詰之詞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

惡矣天下之所尊者當貴善也

總提此四字

作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曾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

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形失色失之無得於己得

憂非愚

而何

夫吾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

外矣

猶舉富貴者善之不長存者以爲世俗習吾性本

至足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厚積身死而財無用非外其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真牛集十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音身中自看真貴親

其形者不失本來面目而已貴者終日營爲思慮以固

聚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之物竟不之思非故身而何人之

生也與其俱生善者惄惄音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憂無不其爲

形也亦遠矣遺生而後忘憂忘而後生可樂兩般形爲我有

壽者以憂患之身處無不死之微求爲引年其遠

其形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不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音誠不善邪音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躡音循勿爭當遠巡却去

當遠巡却去勿與之爭故天子胥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烈士好名止却活人而

形不成矣無有哉

言名善之必亡也有言外意引人當更思

尋活身之物與其爲烈士毋甯爲真人孰樂孰不樂也有志

者思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者又未知樂之東樂邪果不樂